

“史上最牛毕业证”及背后的浏阳人

○汤 锐

2011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程陶庵《珍贵的毕业证书》一文。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是1926年清华学校研究院的毕业证书。程文及证书照片经新浪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网友的围观,有人甚至称它是“史上最牛毕业证”,“一张硬得能砸开石头的毕业证书”。

这张“史上最牛毕业证”全名“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证书”,上写道:“研究生李鸿樾系湖南省浏阳县人,在本校研究院国学门研究一年期满,经导师审查,成绩认为合格,特给予毕业证书。此证。”文凭居中署校长曹云祥(钤[盖印章]“曹云祥印”方形朱文印)、教务长梅贻琦(钤“梅贻琦印”方形白文印)、导师王国维(钤“王国维印”方形白文印)、梁

启超(钤“梁启超印”方形白文印)、陈寅恪、赵元任(钤“元任之印”方形白文印)、李济。左侧为颁发日期: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廿五日,钤长形“清华学校校长关防”朱文印。证书上方贴有印花税票5枚(每枚面值1角)。

此证藏主程陶庵多年来从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各类文物的专题收藏,他在《珍贵的毕业证书》一文中称,是四年前从“外地”高价买下的(比普通高校本科毕业证书售价高出十五倍)。而其价格之高,正因此证非常珍稀。

程陶庵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创立,至1929年夏停办,共举办4期,前后四届共招收72名研究生。其中除去在修业期间因各种原因未能毕业外,毕业生总数满打满算也只有60余人。

“清华学校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在国学、史学、语言学领域,皆为领军人物。以王国维为首的四大导师耀眼的大名依次排列刊印在证书上,并钤有各自的印章,玄墨朱砂之间,传统文化的典雅之味跃然纸上,着实让人爱不释手。”程陶庵说。

而有网友则评论说:“如得此四人为师,此生无憾矣!”



李鸿樾正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他192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王国维年谱新编》中记载：“（1925年）7月27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后到校学习研究一年者计有：杨筠如，余永梁，程憬，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李鸿樾，陈拔，冯德清等二十九人。”在王国维指导下，再加上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人的栽培，仅用一年的时间，李鸿樾就出色地完成了《古文字学》课题的研究，于1926年6月毕业。

李鸿樾从清华毕业后，一直以教书为业，先后在湖南省立一师、浏阳公学、长郡中学、浏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浏阳狮山中学、三口农业中学等校任教。李鸿樾教书三十余载，桃李满天下，胡耀邦当属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而胡耀邦对其也非常尊敬。

据李寿生所写《先父传》及亲见者王贤魁口述，1929年，李鸿樾在浏阳公学任教导主任。当年，胡耀邦、杨士俊（杨勇）就在浏阳公学就读。翌年（1930），胡耀邦、杨勇离校参加红军。1963年8月，胡耀邦任党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挂职），来浏阳视察，得知恩师李鸿樾的住址，驱车前往把李鸿樾请到三口公社相聚。“胡耀邦开口叫校长，之后改口称先生，并请李鸿樾坐在公社上厅的睡椅上，两人谈了三小时的话。”后又共进午餐，胡耀邦请李鸿樾坐上座，表达尊师之情。

李鸿樾一生淡泊清贫。用儿媳孔庆兰的话说，“虽然大学是这么大的牌子，可

没搞到个正牌子的工作，没什么钱。我嫁来时，几间空屋子，家具都没几件。”

“李老学问很深，对‘宋儒理学’研究颇深。他很重视道德教育。每次批评学生或者老师，他都要给你深深鞠一躬，还作揖，通过自己的品行感染你。”李老生活极其简朴，对学生却很大方，“班上有特别困难的学生，他都会解囊相助。我们那届毕业的，一个班30多个人，他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办了9桌饭菜……那个时代，不容易啊。”李鸿樾的学生杨圣木回忆说。

“但老师又有点‘迂’。”杨老呵呵一笑，“书上说，阶前草不除，他就真的不允许学生除去他台阶前面的野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鸿樾被下放到三口农业中学教书。王贤魁前妻周书珍当年便是李的学生，王贤魁也去旁听过理论课。他回忆说，李鸿樾知识丰富，讲课很扎实，特别善于引用古典。“我记得，他的古典引用得非常贴切，给学生的印象很深。”

王贤魁说，解放前后，浏阳全县教师当中，六成以上都是李鸿樾的学生。“有浏阳师范的，有浏阳公学的，一讲就是李玉林的学生。他在当时的教育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玉林是李鸿樾的字，当地人叫他“玉林老子”。上世纪60年代末，李鸿樾退休在家，数年后便去世。

他平生有三大爱好：一是抽旱烟，用旱烟筒抽，“经常抽接火”。二是看山水，一空闲，他就和好友王贤惠、堂弟李伯青四处走走，观看风水，很讲究，但他从不给别人看地，只是自己欣赏、和好友讨论。“仁者爱山，智者爱水，这既是

□ 史料一页

的性格，也和他饱读经典有关，”李杜非说。三是写字，“直写到老，正楷写得最好”。以前梅花巷口有块碑，上面的“梅园”二字，便是他的手笔。一年，偶得宋代书法家米芾行楷《木兰诗》一帖，赞赏

不已，随即刻意临摹，意兴极浓。2002年，李鸿樾二女佑兰回浏时，偶然得到李鸿樾手书《木兰诗》帖，这也是李鸿樾仅存的手迹，遂将其复印数十册，流传于世。

（转自浏阳网2011年2月28日，有删节）

五十年代清华学生文娱活动的美好回忆

○陈世猷（1955电机）俞国宁（1959动力）

“唱起来，跳起来，学习完了多愉快！”这是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生们的美好回忆。

回忆六十年前，蒋南翔同志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南翔同志一到学校，就率领校党委积极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号召和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就说开展学生群众文化活动，南翔校长非常重视，学生会专设三名政治辅导员，其中一名就是专门抓学生群众文化活动。学校成立了“学生文娱活动指导委员会”，音乐室聘请了四位音乐专业教授承担艺术指导。共青团团委会设“群众文化部”，通过各级团组织，宣传和提高学生参加文娱活动意义的认识，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并在时间上与有关方面商定：除周末和星期日下午外，每周抽出一天的体育活动时间定为自由活动，可以作为群众文化活动之用。经费上，蒋校长到校后，立即决定一次拨出专款三万元人民币购买乐器，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经费。学生各文艺社团从选送干部、招生、组织排练；从内容、计划、经费、培训到

演出前剧目彩排都经过党委严格审查，校党委副书记高沂同志、团市委书记王照华同志都亲自到场指导和关心。学生的文艺社团每年举行一次全校文艺会演（一般安排在元旦），蒋南翔校长必定亲临观看。

在学校各方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学生文娱社团蓬勃发展，学生参加文娱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社团报名桌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报名人数大大超过招生数字，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如办训练班、讲座）来满足大家要求。如：1953年的社团招生，只两个下午，社团报名人数达



陈世猷（右，清华大学九、十、十一届学生会副主席）与俞国宁（左，清华大学十二、十三届学生会副主席，学生会文娱部长）